



新民随笔

客串老娘舅

邵宁

不久前,我去第一医药商店更换血糖仪,没想到客串了一回老娘舅。

那天下午,我还没走到专柜,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。“这个仪器是好的,偏差只有0.1”“你不能给我个地址或电话,哪里能退?”“谁销售谁负责。”“阿拉儿子生病要开刀,不想麻烦他!”

一对老夫妻正在和营业员争执,你一句,我一句,喉咙越来越响,老人怒气冲冲地抄下营业员的工号,要投诉她。原来,老伯的儿子在网上买了血糖仪送给他,但测了几次,血糖都比平常高。老人认为仪器不准,根据公司热线的指点,来到这里给仪器做检测。营业员测试下来偏差为0.1,是合格的。但老人觉得自己原来那个血糖仪可以用,希望把这个退掉。但营业员表示这里不能退。

听下来,老伯伯比较固执,而且情绪激动。而营业员“谁销售谁负责”的回答也有些生硬。我决定管一管闲事。看到有人从中劝说,老人和营业员态度都有所缓和。我告诉老伯,就算找到了网店,仪器没有质量问题,也没有发票,很难退的。老人的声音轻了下来。我又问营业员,还有什么可以帮帮老人的。她表示,可以再提供一次服务,用老人自己的指血,对仪器检测一下。老人同意了。检测下来,仪器没问题。

老伯伯怒气平息了,当即将抄着工号的纸条扔了。营业员也笑了。当了一回老娘舅,让我颇有成就感。我由此联想到,生活中很多纠纷、矛盾,有的是几句话引起的,有时是沟通方面的问题,使得结越打越紧。常言道: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可是,在面红耳赤的争执中,如果没有一块木板垫一下,当个台阶,有时还真退不下来。老娘舅的作用,有时是分清是非的民间判官,有时,就是一块木板。

难怪电视台的新老娘舅节目受到热捧,社区里的调解员也忙得不可开交。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,各种矛盾越来越多,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。如果在商店、餐馆等经营场所也找得到老娘舅,或者有一条调解热线,那么,各类纠纷、投诉可能也会减少一些。

副主任姜师立接受采访时坦言,隋唐运河价值很高,但保存得不好,遗址点很少,甚至连开封都没有什么遗产点了。更疾呼不要把申遗当作摇钱树,文化的传承更重要。

据悉,今年我国申报的是大运河项目,明年将申报土司遗址,后年的项目现在已经有十家报名了。切莫只是追求政绩光鲜,也不能迷信打经济牌。如果缺少保护措施,即便申遗成功也有失去之虞。如果不负责任地透支遗产,还不如不申报,因为这是对遗产的戕害。
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,“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国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、最美丽的地方、最有尊严的地方”。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,保护它,就是为后人保留现场,为人类保存记忆,就是呵护文化尊严,明确我们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。保护好文化遗产,我们责无旁贷。

彻查“泥糊涵洞”的工程黑幕

李妍



今日论语

总投资87亿元、穿越晋西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山地的太原至兴县铁路(简称太兴铁路)工程,平均每公里需要建设六个涵洞,涵洞的关键部位台背本应采用优良材料填筑,却被大量就地取材的黄土所替代。根据施工者的实名举报,媒体记者调查发现,这条正在建设的铁路潜藏的质量问题令人惊心,连施工者都直言“常被噩梦惊醒”。

被列为省重点工程,年底即将建成投入运营的铁路项目,却被曝出“泥糊涵洞”的惊天内幕。这样一起触目惊心的工程黑幕,竟发生在人命关天的铁路工程建设中,如此

瞒天过海,难怪连施工人员都要惊呼:“豆腐渣都不如,会出大问题”,“经常梦见涵洞一下就塌了,火车脱轨翻车,被噩梦惊醒。”

铁路工程质量的噩梦,并非第一次。2011年,有媒体就曝出,一条投资23亿元的重点铁路工程,竟发生了“骗子承包、厨子施工”的闹剧,几座特大桥在施工过程中,普遍存在偷工减料问题,施工者直言“将来这趟火车通了,我可不敢坐”。如今,周顾生命、偷工减料的工程再现,监理与质检体系形同虚设,而施工方反而成为良心发现者,个中荒谬,难免不会击中人心与底线,其中可能牵涉到的工程腐败问题,更给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空间。

工程质量问题,当然不能只是

想象。现在,针对媒体报道,该项目业主管理方中铁十二局集团回应称,集团已成立工作组抵达施工现场,调查核实有关情况。但很显然,要彻查工程黑幕,需要的不仅是内部调查,而更应该展开独立、公正、自主的外部调查。公众当然期望,针对施工方举报的问题,国家铁路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铁路管理机构,以及纪委监委部门能尽快启动调查程序,查查“泥糊涵洞”是否属实。如若属实,偷工减料“节约”下来的钱,又究竟进了谁的腰包?工程黑幕中是否存在链条腐败?相关监管部门是否存在失察或渎职之责?这些,都需要给公众一个明确交代,而不能任由举报者一人“单打独斗”。

更重要的是,有关方面实在也

有必要查查,在“泥糊涵洞”之外,还有多少糊弄人的工程黑洞在暗中腐蚀着铁路工程。要看到,当下的工程建设领域,工程项目无论是管理还是发包,都存在很多问题,相关监管制度和法规也多流于形式,未能得到有效执行,各种“串标”、“围标”现象屡见不鲜。要避免偷工减料的铁路“谋财害命”,职能部门就必须加大对工程承包程序、施工方资质及施工过程的监管力度,落实终身问责。铁路是百年工程,必须经得起质量拷问;作为公共财政投资项目,每一分一毛,也都应该是合理支出。公共部门必须要对此担起责任,该监管的监管,该查处的查处,该问责的问责,千万不要等到车毁人亡,才来后悔追责。

从政莫为“乡愿官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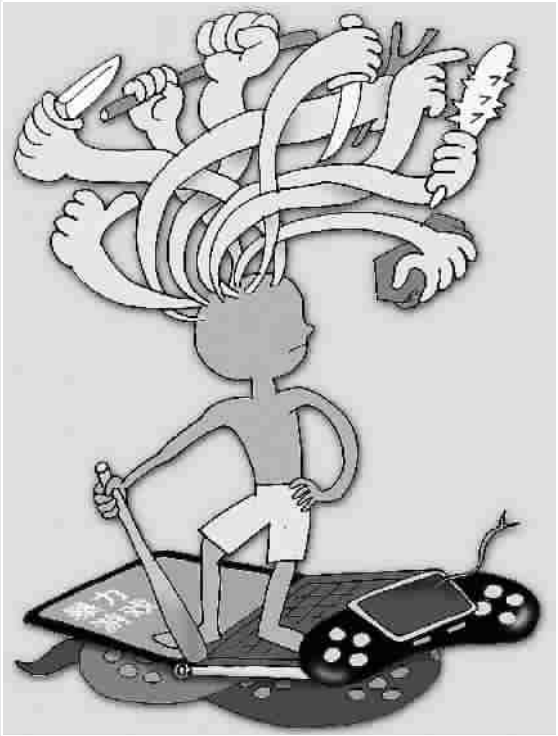
权威声音

所谓乡愿,一乡之中,谁都不得罪,遇人笑嘻嘻,逢事打哈哈,事皆称美,实际却是圆滑世故的好好先生,正所谓“乡愿之善,既足以媚君子,好合同处,又足以媚小人”。孟子即入木三分地刻画其为:“同乎流俗,合乎污世。居之似忠信,行之似廉洁。”乡愿心态,本质上是没有坚定立场、不能坚守原则,临事墙头草,决定随风倒。

现实中,一些干部信奉多栽花、少栽刺的庸俗哲学,不讲原则讲关系,不看章程看面子,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;有的面对丑恶现象不敢说不,遇到歪风邪气和稀泥,遇到矛盾问题更是绕道走;有的明哲保身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平平安安占位子、庸庸碌碌混日子。在“乡愿官”眼里,位子是头等大事,私利是第一考虑。权力姓公不姓私,时时事事都为自己打算,势必会公事不想做,公义不愿担,弊害不小。

为官者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事业如何发展?不管是非、曲意混世,社会风气如何净化?不碰难题、不解民忧,又怎能赢得群众的认可?表面看来,一些“老好人”“乡愿官”似乎口碑不错。然而,真正的评价,来自于实践,来自于群众。没有过得硬的作风,没有经得起检验的实绩,泡沫总会在阳光下破灭,一时的虚名既立不住,更靠不住。

对干部而言,为官要立志,做官先做人,只有清除了乡愿心态等思想杂质,才能志坚念纯,从而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。(陈凌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花之殇

近年来青少年暴力案件表现出成人化、突发性、低龄化和手段更趋残忍等特点,管教所里一名青少年说,他拿刀砍人时就感觉在打电脑游戏一样。花之殇,谁之过?我们要建立完善的预防机制,救救孩子!

天呈 画

自由谭

不久前,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申遗成功,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7项,继续稳居世界第二。

大运河项目和丝绸之路双双申遗成功,让无数人感到高兴。且不说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,就以大运河项目为例,它包括京杭大运河、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,穿越历史长河,始终书写着传奇。有人赞叹,杭州、扬州、天津、德州、沧州、临清等等运河经过的地方,昔日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、小集镇,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起来,发展成为一个个繁华的都市。连世界遗产委员会也“忍不住”赞美,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、最古老的人工水道,也是工业革

命前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,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,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、决心和勇气,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。

岁月无声,谦卑的河水诉说着历史的沧桑,也传递着运河的神奇。大运河流经之地,不只是一条经济带,还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带。简单梳理可知,河北一带是燕赵文化,山东一带是齐鲁文化,江浙一带是吴越文化,如果按照大运河来说还有河洛文化。有识之士认为,不同的古代文化区延续到现在,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。如今,申遗成功,我们是否

就如释重负?申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申遗成功之后却是新的起点。著名作家冯骥才直言,在一些地方,申遗成了带着“钱”味儿的政绩靶子,应将申遗改为“审遗”,审查这些遗产保护得好不好。审遗与申遗只有一字之别,但多了一层境界,融入了真诚与敬畏的元素,这是对待文化遗产的可贵立场。

毋庸讳言,有的地方申遗成功后,当地主政者陷入亢奋的狂欢之中,继而便觉得可以缓口气,不再那么重视保护了,甚至把遗产当成摇钱树,过度开发,商业气息扑鼻,无节制地消费遗产。这是对遗产的保护吗?前不久大运河联合申遗办

申遗还要审遗

王石川

新民新语

包子店和钢笔铺

易蓉

台湾花莲的市中心有3条相交的马路,本地人的吃喝玩乐用都在这里解决,说是市中心,其实没有半点繁华的意思,几乎都是小铺子,可能间挨在一起罢了。有意思的是,可能“好吃”这件事是所有人都很在意的,旅游部门印刷的地图也好,谷歌地图的电子定位也好,都清楚地标明了一间间有名的小吃店,按图索骥而去,发现间间都像“黑暗料理”却门庭若市。

在花莲中山路的一个街口,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公正包子店,据民宿老板娘说,自从来台湾的游客越来越多,花莲人就不怎么去吃这间店了,因为排不上,“其实隔壁的周家也是一样好吃啦。”其实,包子店卖的是蒸饺和厚皮儿小笼,很多美食的探寻都有这样一个过程:因当地饮食习惯和语言习惯不同,一些本很熟悉的东西引来一种“非尝不可”的好奇,等塞进嘴里又觉得“噢,原来是你!”可是就算注定有这样一个过程,食客们揭秘的好奇心和肚子里的馋虫好像觅食的永动机,支撑大家千里迢迢排上个把小时也要吃一口。

包子店的对面,有一间很旧的钢笔铺。店主赖爷爷已经83岁,从事钢笔维修60余年,他发明的两面写钢笔拿到了很多国家的专利。挑了一支,请赖爷爷帮忙刻了名字,爷爷反复叮嘱:“钢笔要时不时拿出来写一写,如果几个月没动,就用水冲冲,如果几年没写,就要拿到店里去保养,唉,实在不行,寄回来给我也可以。”听了有点心酸,大概爷爷已经习惯现在的人不会常用钢笔,更不会爱惜保养,可是自己手造的产品就像要离开家的小孩,总免不了担心。

赖爷爷还说,自己的钢笔可以用三代。怕我不信,拿出一支坑坑巴巴的钢笔给我看,说已经用了几十年,照样还好写。但对我来说,别说三代了,明年能不能好好在用都没信心。

冷清的钢笔铺就这样和通宵达旦都在排队的包子铺面对面。大概这个时代就是这样,更多人对吃喝玩乐趋之若鹜,却很少再有人愿意为写好看的字、省一点墨水而买一支能用很多年的钢笔了吧。